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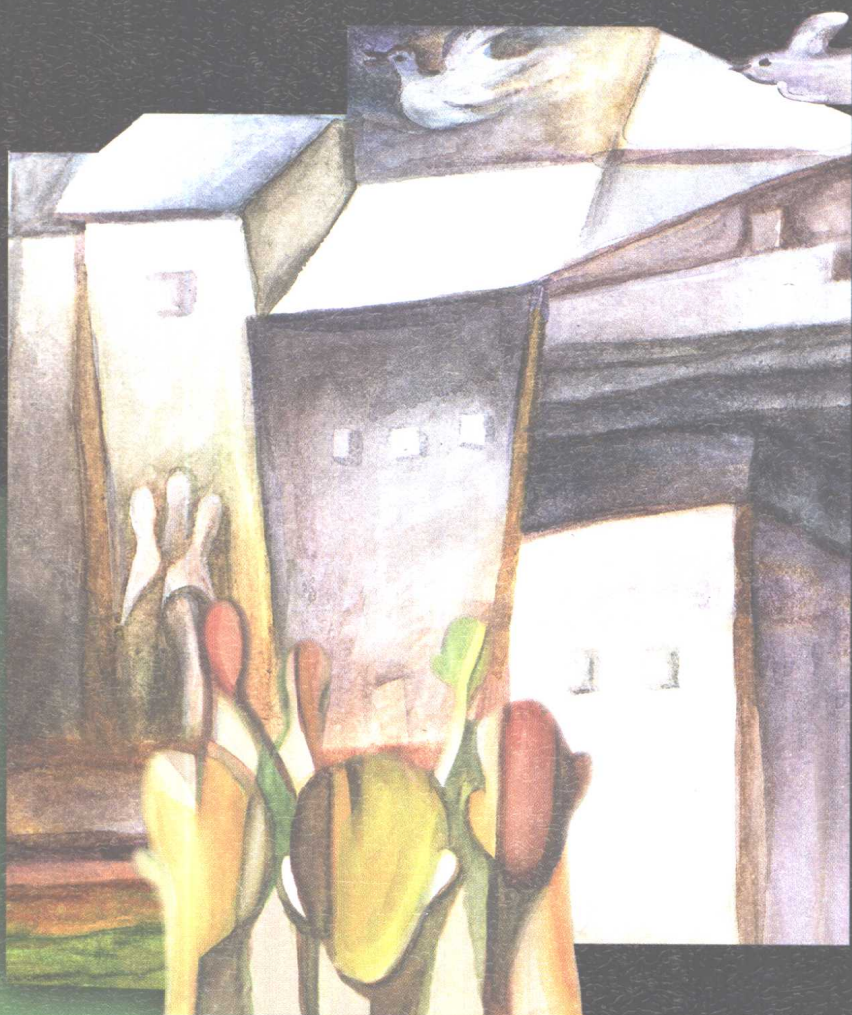
疲软的小号

中国儿童

曹文轩 著

少年小说

文学丛书



ZHONG GUO ER TONG

WEN XUE CONG SH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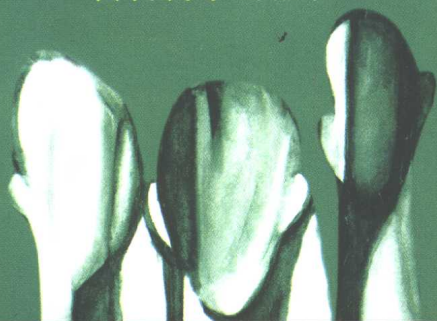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儿童文学丛书

疲软的小号

少年小说

曹文轩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疲软的小号/曹文轩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2. 5

(中国儿童文学丛书. 第2辑)

ISBN 7-02-003793-3

I. 疲… II. 曹… III. 儿童文学-少年小说-
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4608 号

责任编辑:王玉梅 责任校对:王玉川

装帧设计:何 婷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疲软的小号

Pi Ruan De Xiao Hao

曹文轩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64 千字 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375 插页 2
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000

ISBN 7-02-003793-3/I · 2884

定价 13.00 元



曹文轩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。

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。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，现为北大教授、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。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北京作协理事。主要作品有小说《忧郁的田园》、《红葫芦》、《少年》、《蓝花》、《大水》、《草房子》等。作品在国内获多种文学奖项，并被译为英、法、日等文字出版。

目 录

阿 维	1
田 螺	28
蓝 花	54
泥 鳅	73
弓	95
马戏团	113
大水	143
再见了,我的小星星	163
十一月的雨滴	194
蔷薇谷	229
红葫芦	246
第十一根红布条	265

枪魅	277
牛桩	292
疲软的小号	307

阿 雏

—

阿

雏坚决地记住：

他的双亲亡于他六岁那年一个秋天的夜晚。

那天，有路人捎来消息：五里外的邹庄要放电影。路远，父母亲怕阿雏睡沉了骨头软，难抱，便掏给他两分钱买糖嘍，软硬兼施地哄他跟老祖母待在了家里。看电影的人很多，田埂上行人缕缕行行，黑空下到处是远远近近的人声和小马灯闪烁的黄火。

要过渡。

船一靠岸，各人抢着上，船舷离水面只剩两三寸，又爬上两个大汉来。一个抓一个，战战兢兢地立着，全不敢看水。船歪歪地行至大河中心，远处一艘轮船驶过，把波浪一层层地扩大了来，人一摇，船一晃，翻了。

各人顾各人，赶紧逃命，河上一片呼爹叫娘。会水的，自然不在乎。半会水的，呛几口水，也翻着白眼上了



·疲软的小号·

岸，直着脖子吐水。阿雏的父母皆是“旱鸭子”，听见喊了几声，沉了。

上了岸的人忽然想起似乎该下河救人，无奈天阴黑得让人胆寒，几个下河的光在水面上乱喊乱抓，虚张声势，却不敢深扎。待有胆大的赶到，时间又太迟了。

出事后几日，大狗的老子说，当时，船翻了，阿雏的父亲一把死死抱住他的胳膊，两人一起沉到河底。他就掐他拧他，可阿雏的父亲任掐任拧绝不肯撒手。他想自己没命了，拔出口袋里的手电，往阿雏爸爸手里一塞，灵！阿雏父亲呛蒙了，以为一定抓住了什么救命的东西，松了他，却抓住那手电。他乘机一松手电，撇下阿雏父亲，一人爬上了岸。

说这话时，大狗老子的脸很活，很有光泽，显得自己的智慧比别人优越许多。

而那些听的人都惊呼：“险啊！”很有些佩服大狗老子的聪明和狡猾。

“放在我，早就跟着去阴曹地府充军了。”

“那你就不能抱着你胖老婆睡觉了。”

嗤嗤的，有两个女人笑。

从此，阿雏认定：人都不是好东西！他对这个世界露出仇恨的脸相，并一日一日地恶起来。



过了三年，老祖母不在了，阿雏就一人过，有时到外祖母家混几顿，有时就在村子里东一家西一家地吃。他固执地认为村里人都欠他的。他的吃相很凶，像条饿极的荒原狼崽，不嚼光吞，饭菜里一半外一半，撒一桌、一地，鼻尖上常沾着米粒在外面闲荡。

二

阿雏养得极壮实，比同龄孩子足高一头。天生一头又黑又硬的鬃发，像一堆强力螺旋弹簧乱放着。眼睛短而窄，目光里总是藏着股小兽物的恶气。

村里的孩子都怕他，尤其是小他两岁的大狗。

他上学时，很气派，前呼后拥地跟着一大帮孩子。他们让他们用一张凳子抬他走，这几乎成为一种嗜好。一到雨天，他越发地爱这样做。他要看那些小轿夫们在泥泞中滑得东倒西歪，滑得嘟嘟放屁。要是把他摔了，他就一定要用脚踢他们的肚子或屁股。他很少亲自做作业，他指定谁代做，谁就得做。从一年级到四年级，他几乎就没在家里吃过一顿早饭。他把谁的鼻子一点，说声“你！”谁就得带鸡蛋。那回轮到大狗带鸡蛋，恰逢家里刚将鸡蛋卖出，他便只好去偷，被人家抓住，连拍了三个后脑勺。



这里的孩子不敢不听他的。你不听？他会刁钻古怪地惩罚你：把你诓到麦地里，扒了你的裤子，让你露着“小茶壶”，光腚儿蹲着，羞得没法出去；逼你沿着梯子爬上屋顶，然后他一脚登翻梯子，让你去受太阳的烤晒。最狠的一招是让全体孩子都来冷落你，把你干在一边，让你孤单，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捉弄和各种各样的疼痛。这孩子一天坚持不到晚，准要去偷家里的东西低三下四地去讨好他。

谁也不敢告诉家里的大人；告诉了，除了他落个不自在，他家里也有好受的。

大狗是阿雏的尾巴。

三

阿雏读五年级了。管他的是“杨老头子”——阿雏从不叫“杨老师”。杨老头子年纪大了，眼睛高度近视，在黑板上写字时，脸挨黑板很近，鼻尖差点擦着黑板了，像在嗅什么味道。阿雏叫他“杨老头子”，甚至能叫得让杨老头子听见。杨老头子气了，要揪他的耳朵。可一般很难成功：阿雏只须溜出去十码开外，也就不在他视野之中了。



杨老头子梗着脖子，眼珠子鼓鼓地向头儿大声嚷：“不开除他，我不教了！”

于是，头儿就把阿雏叫了来，罚他半天站。

算起来，已罚站四次了。第四次罚站时，阿雏看见大狗在办公室门口晃过，眼睛里似乎有点嘲笑的意思。不是头儿拿眼盯住，他当时就想让大狗“吃生活”（即挨顿打）。

阿雏恨起杨老头子来。

杨老头子每天起得绝早，第一件大事就是抓张早过时的破报蹲茅房。这地方称解小便叫“解小手”，称解大便叫“解大手”，又称之为“出恭”。出恭一般都是坐着出，那凳子叫“恭凳”。杨老头子坐恭凳极有功夫，一坐能坐个把小时。茅房前后都是青翠的竹林，早晨，有鸟立竹梢上叫，其声如水滴落入静潭那般清脆。杨老头子一边愉快地听，一边翻来覆去“嗅”那最终要做手纸的一角废报，觉得浑身疏通。天天如此，“恭”是出得十分认真。

这天，他照常起早，照常做他的功夫，开头平安无事，中途大概是因为人老便秘，用足力气一登脚下的板子，“咔吧”一声，未及明白过来，凳腿已断，人已跌落于粪坑。

这事倒也让几个年轻教师取乐了好几日。

放鸭的老周五路遇杨老头子，向他耳语：“那天，我在



·疲软的小号·

河里放鸭，见阿雏拿把锯子猫在您茅房里。”

杨老头子察看了凳腿，果然乃锯子所锯，顿时气得乱蹦乱跳，朝头儿直吼：“你去教！”

阿雏由人看着关押了一天。杨老头子罢教一周，众教师像哄孩子似的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哄上讲台。从此，杨老头子则以一种老人才有的冷目极讨厌地盯阿雏。

四

老周五的鸭一惊一炸，时不时嘎嘎乱叫，扑着双翅在水上仓皇四窜，划无数条白练，像是被什么惊着了。

正是鸭踊跃下蛋的日子，这使老周五大伤脑筋。此时的鸭，只能在河坎的芦苇丛里安静地歇着，惊不得。惊了，肛门一松，蛋就都滑脱到水中。以往每天早上老周五要从鸭栏里拾尖尖一大柳篮子鸭蛋，乐得从嘴角流哈喇子。这几日早上，只能捡几枚，还不能把篮底遮住。

他断定是黄鼠狼盯住了他的鸭。

当阿雏听到他狠狠地向人诉说黄鼠狼的罪恶时，乜他一眼，嘴角一撇，心里阴笑。此事当然是他所为：他抱了一只猫，悄悄潜在芦苇里，瞅准机会，突然地把猫往鸭群里一抛！



阿雏还要继续报复,阿雏从没饶过人。

立秋了。此地有个风俗:立秋这天人要吃瓜。至于为什么要吃瓜,谁也说不出道理,只知道立秋要吃瓜,吃就行。

早上,阿雏在河边钓鱼,见老周五搂着一个大西瓜家去了。等人都下地干活了,阿雏便闪进老周五家。他用小刀在西瓜上挖了个小洞,寻来一把勺,掏那沙沙的红瓤一顿痛吃,直吃得肚皮西瓜一般溜圆。

阿雏认定:周五爷特别可恶!

他蓄了一泡尿,想撒去,转眼一瞥空了腹的西瓜,那对短而窄的眼睛恶恶地盯住了它……

晚上,老周五拿出做上人的慷慨派头,大声叫,把儿孙们都唤了来,说是请他们吃瓜。一刀劈去,瓜顿成两半,黄汤四溅,流一桌子。

老周五气疯了,冲进厨房,抓着切板和菜刀,冲到巷子里,用刀在切板上一下一下地狠剁!这是这地方上最恶毒的一种诅咒人的方法,轻易是不用的。据讲,作恶者的灵魂会被剁死。老周五并不像一般人边剁边骂,而是默默地,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他脸色发灰,冰冷,高高的眉棱下,一对微黄的眼珠卵石一般凝着。每刀剁下去,总要在刀板上留一道深深的印痕。有时刀尖入木太深了,竟



·疲软的小号·

然要摇动几下方可拔出。

阿雏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坎上，只将目光从眼梢上射出去，盯着老周五往前挪动的曲腿，用白得发亮的牙齿咬啮着指甲，直把指甲咬成锯齿一般。

几天以后，阿雏在一座木桥头与老周五相遇。当时，老周五正把一担粪撂在桥头喘息，待积蓄了力量再挑过桥去。

“五爷，我帮你一桶一桶抬过去。”

这使老周五爷十分震惊：阿雏也肯帮人忙？阿雏！阿雏帮过谁的忙呀？！

“来吧，五爷。”阿雏抓住他的扁担了。

“我可独一份呀！”老周五有点受宠若惊了，感动得想哭，“哎！”

一桶粪抬过桥去，老周五屁颠颠地欲要转身返回把另一桶抬过来，阿雏却立住不动了，狡猾地一笑：“是你告诉杨老头子的？”

老周五脑子竟一时转不过来，不知如何作答，眼眶里净有眼白。

“鸭还下那么多蛋吗？”

“你！”

“西瓜好吃吗？”



扁担抡起来了。

阿雏并不躲让，侧身将两支胳膊交叉于胸前，双眼一闭。

老周五两脚后跟皆离地面，身体往前倾斜，脖子撑得很长，所有青筋都涨得又粗又黑，如一束管子，血往脑子里涌，那筋便突突地跳，眼角咧眦着，扁担在空中颤颤的：“我劈死你！”

阿雏无一丝惧色。

只有老周五的喘息声，风箱一般响。

“劈呀？怎么不劈呢？”阿雏用脚一下一下打节拍。

扁担落下了，却落在地上，打出一口小坑。

阿雏走了，走了十步远，突然把小屁股冲着老周五高地撅起，继而用手在上面有节奏地拍——这是这地方上表示蔑视和“我怕你个老鬼”的一个专门性动作。

老周五本可以将一担粪挑过河的，现在粪桶一头一只，来去不能。他抓着扁担在桥上来回乱走了几趟，然后在桥中间呆呆地站住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蹲下，望着河水：“不念他没娘没老子，我不劈死他！他知道这一点，这个坏种知道！”转而愤怒地，“以为我不敢劈死他吗？不敢！”老周五的眼睛罩了一层泪幕，模糊起来。他这一辈子还未曾被人如此耍弄过。



五

阿雏守在路口：这是大狗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。

大狗从阿雏邪恶的眼睛里看出，阿雏心里起了什么念头。他像只小鸡子，探头探脑张望着往前蹭，见阿雏盘坐在路口，两条小腿发软了。他用求救的目光四下里寻找大人，可已近黄昏，人皆归家，路空空的。他想往后撤，却见阿雏已站起，一步一步地逼过来。

大狗站住了，小脸黄叽叽的，眼睛里含着乞怜，望着阿雏。

“跟着我！”阿雏说。

穿过一块块田地，气氛越变越荒凉。一群白嘴鸦从暮空里滑过，发出翅膀磨擦气流的干燥寂寞的声音。暮色渐浓，天色暗淡下来。绿色的田野已在身后，出现于他们面前的是一片荒丘。荒丘上孤独地立着一株长得七桠八杈，扭扭曲曲的老树，天光阴晦，那老树变成黑色影子，竟像一只巨爪。东一座，西一座，荒丘上散落着老坟。

大狗寒冷起来，抬头望望天空，想寻一颗星星，然而天只光光的一片蓝。



“那天，我站在办公室里，你高兴了！”

“我……我没……没有……”

“没有？我瞧见你笑了。转过身去！”

大狗直面朦胧莫测、似乎危机四伏的荒丘。

阿雏在田埂上坐下：“你看见什么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看见鬼火？我可看见了。蓝色的，有个绿荧荧的外圈，一跳一跳的，你没看见？”

大狗把眼睛闭得绝对严实。

“这里有鬼，村里的大人都这么说。老周五找鸭还碰到过，几个老鬼，都没面孔，光溜溜的一张板子脸。几个小鬼在坟上跳着玩……你听见了吗？”

“听……听见了……”大狗的声音跑调了，“阿雏哥，我们回……回家吧。”

“怕什么，我坐着陪你呢。”

大狗壮着胆偷看一下黑荒丘，又赶紧闭上眼睛。

夜风在荒丘上吹着，枯索的茅草瑟瑟抖动。一只野鸡在黑暗深处忽地鸣叫起来。这单调的声音，又添了几分荒寂。

“阿雏哥……”大狗觉得四下里空空的。

没人应。